

續訊筆錄

郭廷亮。年籍等項見前供。

問：你于何時在何地與李玉竹結婚？詳情如何？

答：我于廿七年三月間在瀋陽鐵西總白金武（四十岁左右）瀋

陽人。業米商）介紹而訂婚。因我前在瀋陽時曾先與

~~郭~~素蘭訂過婚。李玉竹母親李劍俠甚不高興。故未

即結婚。嗣李玉竹堅持要跟我。所以至同年五月底就

草率同居。沒有結婚儀式。並即搬往城外小南關居

住。

問：你與

~~郭~~

素蘭開始婚變的情形如何？

答：在民國廿四年六月間。新一軍調瀋陽時。我即認識鄒素
蘭白奇之鄒百汶（新聞記者。家在我營房附近）因而介
紹認識鄒女。同年九月間即同志訂婚。後我部奉調
長春。幸有通訊。廿五年底我軍部欲帶到集團結婚
曾函鄒女到長春來。竟遭其拒絕。迄廿六年底部隊又
調回瀋陽。才悉覺鄒女已與一其同校（太平山學）的教員
訂婚了。乃在廿七年二月間與鄒女解除婚約。她即結婚。
問：李玉竹的家庭情形如何？
答：我認識李玉竹時。僅知她有一母叫李劍俠。家中尚
有一老媽子。玉竹本姓鄭。訂婚前才知道玉竹之

郭廷亮

父叫郑子东在北平。其父有四子太太。玉竹之母是第四太太，其大媽随其父在北平。二媽是日本人。三媽的情形不详。玉竹说：光复以后其父偕大媽到北平。潘陈家中有大奇郑世瀛。二奇名已忘。说是留学东京的。其家人一向分居。不很融洽。其父曾去过潘陈翠芬所之家。很富有。我始终没有会过。在潘时只见过玉竹大奇郑世瀛两次。见过她二奇三次而已。

问：你在潘阳时曾郑世瀛晤而曾谈过些什居话？

答：郑曾问我在此单位服务。家庭情形。我据实答

覆心。我问郭何时回潘？住在那裡？郭说是最
迟回来的。准备结婚。告诉我住的地方已忘了。

问：玉竹既存姓郭为什么要改姓李？

答：玉竹告诉我她是因为跟母姓的。我还没有详文。

问：你与李玉竹婚后的生活情形如何？

答：婚后不久。大概在廿七年六月初我即奉调入潘阳东

大营。第三军训练班受训。我每星期都回小南关一次感

情很好。生活也过得去。但不到半年潘阳就陷落了。

问：你外能生活的人情形如何？

答：你外能生活的人情形如何？

郭德亮

答：先逃到一小火車站。坐一列火車。車上都是騾馬的官兵。到一個村莊（離瀋陽不遠）即步行。也坐過馬車。又坐一列火車到錦州。雇了馬車。走九門（不走山海關）繞道昌黎縣。再步行到灤山（我們的地區）即坐火車到天津。沿途（步行）十多天。

問：沿途各站有否受過檢查？

答：沿途都是（步行）小地方。均受農民及鄉兵之檢查。因有何路。且在混亂中。故易於通過。記得在（遼）西附近時。在山地。我們曾被當地農民圍在一個草房子裡。一晚上。翌日問是那個單位的。我們說是新一軍的。就準。我們

通过·據一个老百姓说·他们恨死四十九军·所以要殺四十九军
的官兵。

問：你等到達天津後的情形如何？

答：差不多是廿七年的十一月中旬到達天津·初住一澡堂裡·
胡文任过國民飯店·住过一礼拜·因新一军在津設有
設收容所·我曾打一電報給孫司令官請求速即派
人來津收容·一面又已接頭好到上海的船員利福·
我們都上上船·才由鎮江坐同學持孫司令官電報來·
囑咐我由津暫時收容·並派已派蘇聯來津·於是我們即
以附表弟李朝陽獲看到上海付常州我·我表兄初經

郭廷亮

先求暫住。那印法津粵唐宇武盛大鑄等住在民
房裡收容第一軍官兵。當時我們只貼幾張紙條。謂
本軍官兵注意。孫司令已派人前來收容了。大家不要
動。以維軍譽。數語。並幫忙各官兵找地方住。也到粵僑
司令部之演藝會。船業。又不到一小時。蘇醒到津漢
看那情形。走又走不了。吃又沒得吃。所以蘇醒即到北平
交涉糧食。以未京津路斷了。蘇無法回來。我即去設
法到102號登陸艇。容許我們坐一百人。這是以後一條
船。惟第一軍奔上船的有五百人左右。船開時已聽到砲
聲。船上大副也被打傷了。船面為我曾打一電報給孫

司令官請求派人來上海收口。

問：你到滬上海口的情形如何？

答：我們到達上海時，司令官已派他處中，余世儀等前來收口。全部住上海白雲觀，我即到常州表兄家，找能內人，一道回上海住在旅館裡數天，又住在白雲觀幾天。一直到廿七年新曆十二月底才坐船到台上了來。

問：你在天津時有無遇到潘佐輝其人？

答：碰到的就是在天津時的一天，我和新一軍驃馬韜等嘗之附胡有為（在台北）在街上走碰到潘佐輝和一個女人一起走，胡即指着對我說：這就是新七軍驃馬韜隊

郭廷亮

隊長潘世輝。吊兒郎當的樣子。我看了，與潘沒有打招呼。這一次心才認識潘世輝其人。

問：在天津國民飯店時有遇見潘世輝？

答：好像沒有見到。

問：你與潘世輝是否同船由津到滬？

答：不是的。那時新七軍的官兵等已全部先我們到上海，
問：從上海到台北時你與潘是否同船？

答：在上海時，潘世輝恐怕沒有住在白雲觀，所以我沒有會
過。至於由上海來台北的船上，是否與潘同船，我已記不
清楚了，但可能是同船來的。

問：你在瀋陽時如何認識白金武其人？白如何認識李玉竹？

答：在瀋陽時，我和魯連有一排住在白金武的米廠裡因此認識的。白金李玉竹家相距很近。白金李玉也相識。

問：你從瀋陽到天津時與李玉竹攜帶多大金銀？

答：現款金圓卷有一千多元，金子有十餘兩，內有金鍋子一對，項鍊及金戒子十餘個，塊子六七塊。

問：這些金子來源如何？

答：李玉竹告訴我說是她母親李劍俠給她的。

問：你妻李玉竹由津抵滬時是否將這些金子隨帶在她身邊？

答：沒有，這些金子都留在她身邊。

郭廷亮

問：你在天津時留着這許多金子作何用途？

答：我恐怕她女人家身上帶那麼多金子有危險，所以在天津時，我拿了一千多元金圓表給她應用。

問：你抵常州時曾否將這十餘兩金子交還給你太太？

答：有的，是在上海時我交給玉竹的。

問：你在上海時交了多少金子給你太太？

答：還是原來的金子，不過我在天津時把銷子項鍊都換成塊子。

問：你太太說比原來的多了十幾兩，為什麼你說還是原來的金子呢？

答：恐怕是他記錯了，我要求對質，如證實是多了，我

願受之分。不過那要說的是天津金子成色很低。是金子多的原因。

問：上海白雲觀是否都是收容被俘的官兵的地方？

答：凡是在東北被俘的或逃出來的新一第七官兵^部到上海白

雲觀報到，造有名冊，送台行核准才得到台行來的。

問：到台行後你于何時入軍官團臨時中隊受訓？

答：廿七年十二月底抵台後即入軍官團臨時中隊受訓。

問：軍官團臨時中隊的性质為何？

答：凡是由東北回來者，不管是被俘或是逃出的沒有職務

階級、单位的，統一入軍官團臨時中隊受訓。

問：李玉竹有無別名或其他化名？

郭廷亮

答：没有。

问：李玉竹是不是也姓郑？

答：当然是姓郑。因他父亲姓郑。

问：郑世英是否即李玉竹？

答：不是的。郑世英是李玉竹的大姊。

问：你以上所说的话都实在吗？

答：都实在的。

右等錄係凌訊人同反認為與訊好合

簽名捺指印如后。

凌訊人：郭廷亮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七月四日